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甯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甯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撫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甯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拏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面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

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入，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看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閩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

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甯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德，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 敕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情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先

親齋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閒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
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甯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訕主上，當卽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卽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甯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通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季敷代齋僞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拏獲，隨審季敷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通甯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敷自分死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情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敷進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敷與承芳代齋。敷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

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甯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而事讎，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道斧鉞之誅。參政李敷，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鈴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李敷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甯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囚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闕之勢。此君

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敕，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甯之日，赴京復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雷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甯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鼐，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省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

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章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譚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人；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章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譚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牒報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閒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

威再暴甯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新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遺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刦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剿，另行奏報外，竊照甯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尙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

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啓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甯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鼐、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史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

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甯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本灰瓶火炮礮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甯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甯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甯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甯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

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甯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甯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被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甯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儒、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

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甯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常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甯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府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令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閒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

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璫、盧珩、羅璜、丁饋、土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宮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甯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

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勵。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卽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甯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贐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

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郎中